

夜晚的住宅區圍了大批群眾，警車上的紅色燈光刺眼得讓人不適，向來寧靜的地方發生了驚人的密室殺人案。

鑑識人員的閃光燈在黑夜裡閃爍，採集指紋跟收集證據的人都在忙碌，記者扛著攝影機在大樓管理室外拚命的想要獲得影像，警察們則眉頭深鎖的在七樓望著溢流滿地的鮮血。

山豬龐大的身體躺在血泊中，就像一隻刺蝟，全身插滿了密密麻麻的筆，有原子筆、簽字筆、鉛筆……

刺穿眼球的是兩枝原子筆筆管，鮮血跟玻璃液順著管子泉湧而出，而看起來仍舊像在慘叫的嘴張得相當大，插進了一大束筆，有幾枝甚至刺穿了上顎。

每一枝筆都是硬生生插入的，致命傷在頸動脈跟氣管處的兩枝寬管筆，頸動脈左右各插了一枝，血甚至衝破了筆頭；氣管的那枝筆管裡頭被灌滿了立可白，地上殘留好幾個被剪破的立可白空瓶，凶手將五、六瓶立可白注滿山豬的氣管。

沒有人能想像山豬死前遭受到多可怕的折磨與痛楚，但光是這可怕的死狀就足以令人頭皮發麻！

「這麼殘忍……這大塊頭沒有慘叫嗎？」警察覺得不可思議，鄰居都沒聽到聲響？

「完全沒有人聽見！」這的確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點。

承辦警官老李一看到現場就覺得不對勁，報案者是死者的母親，下班回來後看見兒子房間門縫下流出大量鮮血，緊張的想推門而入，卻發現門後有東西卡著，努力探頭一瞧看見的卻是全身插滿筆的兒子！

警方到現場之後，看見門鎖沒有被破壞的痕跡，也沒有腳印，死者陳屍的房裡只有他掙扎的痕跡，沒有明顯他人闖入的跡證——更別說死者行動並沒有受到約束。

老李說不上來，但根據辦案多年的經驗，一進這房間他就感到不舒服！甚至是陰！

這時，後頭的蒐證人員喊著借過，手裡抱走電腦主機離開，因為他們確定山豬死前使用過電腦，剛剛測試過，正停留在線上遊戲的畫面。

擔架終於抬了進來，要將屍體運走。山豬的屍體已經不算太重，因為血早已流乾了，只是要如何保持屍體的完整性，是大家比較傷腦筋的。

插著筆的雙眼，插滿筆而張大的嘴，任誰看了都覺得毛骨悚然。

四個人小心翼翼將山豬的屍體移上擔架，蒐證人員繼續就他的屍體四周搜查。

「警官！」有人拿著鑷子從床底下的血泊中夾出一張染滿血的紙。

老李湊過去一瞧，鑑識人員小心的將紙給攤開……上頭的字很難讓人忽視，那是用黑色奇異筆書寫的：筆筒。

筆筒？所有員警不由得往覆上白布、仍舊具有「膨鬆度」的遺體望去——是啊，死者宛如一個人體筆筒，要什麼筆都能從上頭取得啊！

「搞什麼鬼！難道兇手是學生嗎？」才國中生，會有什麼深仇大恨？

「昨天晚上才自殺一個，今天被殺一個，還同一所學校的？」老李搖了搖頭，「這

殺人模式也太怪了！」

「已經調閱監視錄影帶了，同時間好像有個同校的學生出現！」小陳剛接到消息。

「那快查！可能跟這件事有關！」老李催促著，除了煩惱現場外，他更煩惱的是樓下一大票媒體，動作要是慢一點，等會被媒體吞噬的可是他們。

「已經聯絡好了，老師會直接帶人到警局去等！」小陳邊說，邊看著牆上飛濺的血跡，「這種虐殺法，一般人做得到嗎……這麼有耐性！」

「完全就是殺人魔的手法！算算那身上有幾百枝筆！」老李搖了搖頭，「我只是在想，凶手是從哪裡進來的？」

按道理說，死者那時在打電動，凶手若要殺他應該會衝向窗邊……老李往裡頭走去——死者這麼大塊頭，不可能跟凶手相互閃身，反其道衝到門邊，通常要經過扭打或是爭執，可能凶手被推開，死者才有機會逃向門口。

老李站在電腦桌後面那一小塊地方看了半天，就算把地板看穿，也瞧不見有任何扭打痕跡！最多只有椅子倒下來而已，然後呢？什麼都沒有啊！

凶手總不可能是從窗戶進來，然後死者欲逃命往門口跑——嗯？他才在想著，眼尾餘光卻看見了氣窗上的隙縫。

他拿出手電筒往上照著，上頭的氣窗的確有個小縫，約五公分寬，灰塵遍布的窗邊還有著一道因為開窗而被擦掉的痕跡！

「鑑識的，這氣窗上的指紋驗驗！」老李吆喝起來。

小陳聞言上前，也留意到老李的視線，「就這小縫？說不定是死者自己開的！」

「有開氣窗還沒鄰居聽見他慘叫？這不是更玄嗎？」老李關心的是這個。而且上頭灰塵厚到都快成沙漠了，證明應該很久沒有開窗，怎麼會突然……

「呃！」小陳忽然打了個寒顫，不由得朝後望去。

「怎麼了？」老李注意到他的神色有異。

「不知道……總覺得有人在瞪我！」他緊皺著眉頭，問題是這裡頭除了搜證人員外，還能有誰？

「說不定是死者的亡靈，想要你快點幫他伸冤，這事常有的！」老李說得泰然自若，彷彿他已經遇到不想再遇了。

小陳愣了一下，這種說法完全沒有安慰到他啊！

他更加不安的回首，這兒望過去就只有門口跟靠牆的衣櫃，現在鑑識人員都蹲在地上忙著，可他還是覺得被盯得難受！

老李原本要帶著他離開，卻突然「哎呀」了一聲。

「怎麼？」小陳順著老李的視線望過去……不，是望上去，那衣櫃上頭有什麼嗎？

小陳拉過椅子，一腳踩上去，然後傻住了。

那是一個娃娃，我見猶憐的表情跟美貌，宛如真人般美麗，秀麗的長髮、精緻的服裝與配件全然不缺。

那娃娃就在衣櫃上方曲著雙膝，用性感的姿勢趴著，雙手曲起互疊的擱在臉下，用迷濛無辜的雙眼望著前方……也就是窗戶的方向。

所以是娃娃在看他嗎？可是……他剛剛在門口時，也覺得被看著啊！

不！重點不是這個！

「警官！」鑑識人員也爬了上來，看見娃娃後愣了幾秒，趕緊拍照存證，接著再用袋子把娃娃裝起來。

老李在下頭殷殷期盼，不懂為什麼小陳僵在上頭那麼久。

「到底是什麼？」他用眼神盯著跳下來的鑑識人員。

鑑識人員將手裡抱著の娃娃拿給老李看！

「……又一個娃娃？」他倒抽一口氣。昨晚徐唯哲の命案，塞在他肚子裡的就是這種娃娃啊！

「不，老李。」小陳聲線變得緊張，「恐怕是同一隻。」

只是今晚，娃娃の衣服跟頭髮比前晚更紅，宛似浴血過一般，連白暫の臉上都沾了噴濺の鮮血。白色紗裙上繡著同樣の圖案，昨天也被仔細研究過，所以應該不會錯。

「同一隻？」老李瞪大了眼睛，「昨天那隻不是在警局裡嗎？！」

他盯著娃娃看，反覆數遍，真的和從徐唯哲肚子裡拿出來的那一尊很像——因為它們の裙角都繡有一隻貓頭鷹。

小陳忍不住打回警局確認，數分鐘後，得到了娃娃消失の訊息。

「驗 DNA，娃娃臉上新增血跡の DNA。」老李顫抖著說：「看是不是跟今天的死者相符！」

「是！」鑑識人員拿著那娃娃，背脊不禁發涼。

是誰拿出了娃娃？帶著那娃娃再來殺人嗎？不！徐唯哲幾乎確認是自殺，但是今天這孩子不可能拿筆捅遍自己全身啊！

總不會……老李不由得打了個寒顫，是娃娃自己走過來的吧？

「這娃娃得給我保管！你們封好，讓我帶回警局！」老李搖了搖頭，「要是跟昨晚是同一隻，事情就大條了！」

要是？小陳緊張の嚥了口口水，幾乎能肯定就是同一隻啊！

由於擔心證物被汙染，所以一名鑑識人員帶了一批證物先跟老李他們回去，走到社區中庭，大門那兒全擠滿了記者，老李趕緊找管委問問有沒有別的小門可以走。

記者們一見到老李他們下來，攝影燈立刻大作，記者們把手伸到最長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及時訪問到他。

而在外圍，有個人悄聲無息の走了過去。

他身著深藍色外套，長長的瀏海遮去左半邊臉，一雙銳利的眼盯著裡頭瞧……他知道，他現在微微感應得到，封魔偶就在附近！

他是個道具師，一個可以製造特殊法器的道具師，封魔偶是他數百年前精心製作，材料取得何等不易！如此珍貴的東西，竟然莫名其妙就消失了！

甚至他與道具之間的連結也一併被切斷，絕對是有人心人士在搞鬼！

好不容易這兩天有了連結，結果卻伴隨著令人不安的感應……為什麼有血腥味？那尊封魔偶裡封有魔物，應該要好好的待在裡頭啊！

他望著中庭裡徘徊的警官們，他幾乎可以確定東西就在那些警官身上！

老李他們決定從另一個小門離開，還得假裝是忘了東西回到樓上，迂迴曲折的從另一個出口開溜。

梟立刻改變方向，他審慎的感應著封魔偶移動的位置，最後確認方位，先行一步前往小門那兒等待。

這社區的其中一個出入口是在附近的一個市場裡，白天前頭甚至有攤販，記者留守的是在大馬路上的出入口，倒是沒想到警官們會走這偏僻小門，更別說警車明明停在另一端。

老李早就要警車開過來等了，一群人從小門魚貫而出。

暗處，梟靜靜的望著鑑識人員手上拎著的箱子，他知道，他的東西在裡面。

但為什麼會在鑑識人員手上？封魔偶是什麼物證嗎？

「回去先驗娃娃身上的血跡，我要知道有沒有今晚這個死者的！」老李再次交代著，「然後記得把娃娃鎖在櫃子裡，重重鎖著，絕對不能離開眼皮子底下！」

「老李啊……這娃娃真是昨晚自殺案裡那隻嗎？」鑑識人員臉色可難看了，「我們還沒完全鑑識完，不可能有人帶出實驗室……」

「就是昨晚國中生塞在肚子裡那隻。」小陳倒是斬釘截鐵，「你自己看看，長得一模一樣就算了！這裡還有一樣的刺繡！」

刺繡是一隻貓頭鷹，他做的道具都會有標誌！那的確是他的道具，遠遠的梟蹙起眉頭。

「別說了！娃娃怎麼可能會離開？不可能有人帶出來的！而且有刺繡也不代表什麼，說不定是某種商標……」鑑識人員的聲音聽得出來都在發抖了。

老李摸著下巴，神色凝重，這沉默叫人不安。

「老李啊，你想說什麼就說吧！」小陳也慌了。

「我在想氣窗上的縫……那個大小，娃娃剛好擠得進來！」

「拜託，你說的好像娃娃是自己跑出來的一樣！」

「我猜嘛！」老李嘴上這樣說，事實上心裡已經有譜了，「我會再請高人幫我們查查！」

他的封魔偶自己在活動？！梟倒抽一口氣，見警車由遠而近，他迅速的沒入黑暗當中。

那是尊封有魔物的偶，由心地純潔的女孩守護，歷任移交，魔物無法誘惑心靈純淨的女孩，封魔偶則能吸收自然之氣繼續活著，而封魔偶活著，封印的力量才會延續。

但是，娃娃就是娃娃，不可能自己動！

因為封魔偶是封住魔物，並不是具有靈魂——所以代表「它」被動過手腳了？！等警車緩緩駛離，梟自黑暗中走了出來。這情況太不對勁了，如果娃娃自己會動，那就表示有東西可以操控娃娃，甚至有靈魂在裡頭了！

魔物，已經不受封印限制了嗎？

「嘖！」他火速離去，別說警察要找高人出馬，他得更快請高手介入處理這顛覆人間的禍事啊！

空氣中充斥著莎拉布萊曼高亢的嗓音，女人交疊著修長的雙腿，半倚在以法蘭絨打造的紅色歐洲貴妃椅上，纖指拿起骨瓷杯，啜飲了一口香氣十足的玫瑰花茶。她的烏黑長髮今天全挽到右側，用長絲帶繫著，光滑的絲帶纏繞在她的黑髮中，閃閃發光；她身穿單肩斜領的紅色洋裝，露出右手臂及鎖骨，襯得肌膚白淨無瑕；兩個手腕上都戴著 Tiffany 的限量手鍊，璀璨奪目。

周遭的裝飾富麗堂皇，水晶吊燈、精緻壁畫，全部以凡爾賽宮為基調打造，她專屬的辦公室兼個人休閒空間既愜意又浪漫！

「噠噠噠噠噠……」遠遠地，天花板突然傳來急促聲響，她倏地睜眼，嘴角輕勾，

「你、最、好不要破壞我喝下午茶的興致！」

「軋——」餘音未落，那腳步聲在不遠處煞了車。

「有人來了。」上方水晶燈那裡傳來慵懶的聲音，尾音伴隨著一聲，「喵～～」同時間，遠遠的「叮」聲傳來，那是電梯抵達的聲響。

女人仰首瞥了一眼蜷伏在水晶燈上的貓，看來剛剛疾奔的傢伙也是想告訴她有客人來了。

但是根本不需通報，她都能猜得出是誰來訪。

他喜歡喝茶，讓海豹為他沏壺上等的鐵觀音，使用她專門為他準備的茶具吧。

「女王。」一隻穿著圍裙的海豹「啪噠啪噠」的走了進來，「梟來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去沖壺鐵觀音，照舊。」她微微一笑，注意到海豹身上的圍裙換了色，「這新圍裙誰送的？」

「嘿……離魂。」海豹笑了笑，還用魚鰭害羞的摸摸光溜溜的頭，回身趕緊去忙了。

瞧那粉紅色的圍裙上頭還有可愛無嘴貓圖案，看來是員工之一的離魂在住院期間打發時間縫的！不過看到成品就知道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長才，有些事還是不要勉強去做比較好。

這裡是座落於繁華城市中的神祕地帶，不管人鬼妖魔，無論任何疑難雜症，「鬼僕事務所」上天遁地，使命必達！

而她，正是「鬼僕事務所」的老闆，擁有天生強烈的極陽之氣以及珍貴「言靈」之力的女人，人稱「女王」。

女王聽著走近的腳步聲，不由得挑起笑容。

男人的身影進入視線，女王起身透過辦公室前的玻璃瞧向他，露出的豔麗笑容絕對真誠，她輕輕的往左手邊角落一撇，想把那張藍絨椅子挪過來桌邊。

「椅子，過來。」她輕聲說著，明知言靈會耗損她的壽命，為了貪便生活上還是很愛用。

但是，椅子沒有動！

「女王！別來無恙！」梟走了進來。

女王臉色有些愕然，但只維持一秒鐘的時間，立即笑看向他，「嗨！有一陣子沒你消息了！」

她僵硬的站著，雙眼忍不住盯著那藍色絨椅瞧。梟見狀只是順勢走過去，自個兒搬過那張專用椅，來到女王的桌邊。

長長的瀏海蓋住梟的左半邊臉，他外貌英俊卻冷酷，充滿神祕氣質。

「抱歉打攪到妳喝下午茶的時間了！但我有要事。」梟沉穩的坐了下來，卻發現她依然站著。「女王？」

「啊……」她勉強擠出一絲笑容，逼自己恢復正常神態，帶著媚笑坐回椅子上，

「我大概知道你有什麼事，是國中生自殺的那件案子吧？」

「人類自戕或是自相殘殺跟我沒有關係，我不在乎。」梟從懷中拿出一張照片，

「我在意的是這個。」

「那叫霸凌，什麼自相殘殺……」女王失笑，他的形容詞真怪。

「有不一樣嗎？」梟不以為然。

女王無奈的接過那張照片，照片裡是一尊娃娃，有著令人憐惜的神情，原本白金色的長髮被血染紅，臉與身子也血跡斑斑的，望著鏡頭彷彿在訴說自己悲慘的遭遇。

「那孩子叫……徐唯哲是吧？自殺時把娃娃塞進肚子裡。」身為「鬼僕事務所」的老闆，自然對社會案件知之甚詳，因為太多看起來普通的社會新聞，其實都暗藏著玄機。「我正準備調查這樣的咒法。」

徐唯哲自殺的陣法跟模式，明白人都會知道大有問題。

「那是我的娃娃。」梟鄭重的說著，「我親手製作，妳也有一個。」

外頭突然傳來「啪嗒」的聲音，想來是海豹端著沖好的茶正往這兒來，女王仔細的端詳照片裡的娃娃，這的確出自梟之手。

梟，是赫赫有名的道具師，不管要買哪一界的法器或道具都能經由他而到手，他自己更是一等一的製造師，「鬼僕事務所」降妖伏魔的法器多是出自他的手，事實證明非常有效。

他曾打造了這樣一款精緻的娃娃，雖是木製但外型卻看不出來，關節比照人類設計，一如人類般可擺出各種姿勢，娃娃具有美麗的容貌與立體的五官，帶著點憂鬱美感，搭配上細膩的頭髮、飾品還有服裝，若能量產上市，一定會造成風潮。但是，這是封魔偶，不是一般的玩具。

娃娃的軀體是空心的，原料來自於地獄，關節採用神界龍骨，不管是什麼至惡的妖、魔甚至是厲鬼，只要被封進去，就永無逃生之日。

這種封魔偶專門用來封住難以消滅殆盡的至惡之魔，因為憑人之力無法除掉，所以只能封印；既要封印住他們，就必須找一個最妥當的容器。

女王也有一隻，但那是他用女王的容貌，仿做出來的「禮物」，不是拿來封魔的，純粹只是一份禮品，就放在她辦公室桌邊，活靈活現。

梟待她很好，交易歸交易，但總會有驚喜禮物。

「這娃娃……沒有鎮壓的封印，感覺相當陰邪。」看著照片，女王就能感應出藏在照片裡的重重邪氣。

當然，女王自然也有她的「門路」，能知道媒體還沒掌握的消息，徐唯哲自殺案的部份照片，她早已入手了。

「封魔的法力消失了。」梟語重心長的說：「而且封魔偶自己能行動！像是靈魂附體一樣，說不定還能說話！」

Crescent